

山青的藝術

林 井 然



魏：的青山

林 井 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巍巍的青峦山

林井然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375 插页 2 字数 404,000

1977年1月第1版 197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699 定价: 1.2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胶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投降派作斗争的战斗生活。

一九四〇年秋至一九四一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以来第二次反共高潮，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在胶东的国民党投降派也趁机撕毁与我八路军联合抗日的协议，袭击八路军办事处，占领我青峦山抗日根据地，并进一步与鬼子勾结，拼凑起“胶东反共联军”，大举进犯各抗日根据地。胶东抗日军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跟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小说描写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队长田大路的率领下，活跃在青峦山地区。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坚决予以回击，并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军事“扫荡”，迎来了青峦山地区的重新解放。

目 录

一	杏村集上	1
二	怒斥群顽	13
三	深夜枪声	30
四	探监	51
五	越狱	64
六	献身	77
七	接过战友的枪	100
八	道路是曲折的	111
九	中秋之夜	126
十	新仇旧恨	144
十一	姊妹打狼	161
十二	春风吹又生	170
十三	抗粮烈火	188
十四	布告和传单	209
十五	众人拾柴火焰高	225
十六	武装起来保家乡	250
十七	警告	263

十八	锋芒初试·····	275
十九	龙腾虎跃·····	300
二十	消灭“拉驴队”·····	315
二十一	破路·····	330
二十二	反对投降·····	345
二十三	化整为零·····	366
二十四	调动敌人·····	387
二十五	气壮山河·····	409
二十六	打进敌巢去·····	432
二十七	血债要用血来还·····	449
二十八	解铃还待系铃人·····	472
二十九	弃暗投明·····	496
三十	迎头一棒·····	525
三十一	活捉张世厚·····	538
三十二	秣马厉兵·····	563
三十三	毒蛇出洞·····	582
三十四	大战东柳村·····	601
三十五	斗争方兴未艾·····	623

一 杏 村 集 上

在山东半岛上，有一座气势雄伟的大山，高一千来米，周围一百余里。从远处看，这山峰峦迭嶂，绵延起伏，山接着山，峰连着峰，那峰峦高高耸立，直插青天，因此得名“青峦山”。

青峦山有三座险峻的山峰，叫大峦、二峦、三峦。三峰一溜并排，居于群峰之上。当地有句谚语说，“大峦矮，二峦高，三峦搂着二峦的腰”。那大峦峰顶圆秃秃的，你别看它没有二峦陡，也没有二峦高，可是想要爬到顶上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峰顶上，有一座用巨大的石块修的玉皇庙，每遇到旱年，当地人就要敲锣打鼓到上面去祈雨。别看庙修的高，里边的神照样不灵验。有一年，人们上去祈了多少日子雨，什么愿都许下了，可是连着几个月还是一滴雨水不见。几个青年小伙子生气了，上去乒乓五十掘了庙，摔了神。你说怪不怪，当天倾盆大雨倒下了个透。人们都纷纷议论着，说这神也欺侮老实人！从此大家再也不去祈雨了。那二峦又尖又陡，活象个歪向一边的犬齿，顶上有个仙人洞，能有十来间房子那么大。俗话说，“山多高，水多高”。洞顶的石缝里有泉水滴下来，不快不慢，约摸半分钟就有一大滴，洞底下有个小盆口大的水

湾，承接着上边滴下来的水。秋天上峰顶拾草、挖山货的人很多，渴了跪下来，顶多只能连着喝两口。这水喝到肚里透心凉，炸的牙簌簌的。那么多人去喝这湾子水，那水并不见少；洞顶上的水长年累月往下滴，没人去喝，水湾里的水也不见多。三座险峰顶数三岔矮，也顶数三岔陡险，直上直下象个棱锥。峰顶常有白云缭绕，站在上边，向北能够看见渤海的碧波；向东能够看见黄海的日出。

山脚下有一个大镇叫杏村，座落在清阳河畔，有一千多户人家，是这一带最大的集镇，逢五排十是集日。镇上有条东西大街，长约一里路，街面上开着许多店铺。十字路口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石碑坊。

这是一九四〇年的初秋，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了。

这天，青峦山下的杏村镇是集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挽着一只小篮子，随着赶集的人流走进了市集。她走到东碑坊下，见那儿吵吵嚷嚷围拢了许多人，便停住了脚步，只见六七个便衣队的人，拥着一个穿灰军装的八路军战士，往街西头的保安团部走去，另有一个青年农民跟在一个腰弯的象大对虾的便衣后边讲理：“你们凭什么白抢了我的豆角？拿了我的菜就得给钱！”

“好，给你！”那“大对虾”见脱不了身，回头照准这青年“乒乓”就是两耳光，他瞪着铃铛眼骂道，“妈的，你还要钱？你私通八路，老子要你的脑袋！把他也抓起来！”

“大对虾”身边的三四个便衣，听到命令立即扑上来抓这

青年，青年也不示弱，挥拳相迎，与那几个便衣打起来，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还是被他们反绑着两手押走了。

那妇女看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呆呆地站在那儿。集上的人都纷纷议论起来：

“他妈的，真是些强盗，抢了人家的菜还要抓人。”一个毛头小伙子双手叉腰，气鼓鼓地说。

一个穿长袍的商人不解地向旁边人问：“赵保原和张丕胜不是跟八路军联合抗日吗？为什么不让人家来集上买菜？还把人给抓走？”

“这些狗东西还讲什么道理！”旁边一个摆瓜摊的老汉愤愤地骂着。

妇女听说话声很熟，扭头一看，这摆瓜摊的老汉原来是和自己一个村的，名叫李老岱。

老岱也发现了人丛中站着的这位妇女是张育松家的，人们都叫她凤嫂，便忙跟她招呼：“大牛妈，你也来赶集？”

凤嫂却没有回答老人的话，凑过来低声问道：“老叔，这是怎么回事？”

老岱怒气未息，愤愤地说：“怎么回事你还没看明白吗？刚才青峦山后乔八路军的刘司务长，带着一个战士来集上买菜，西庄这小伙子挑了一担豆角在那儿卖。常赶集的人，都知道八路军来集上买菜价钱公道，买卖公平。西庄这小伙子就主动凑上去要把这担豆角卖给刘司务长，两人刚讲好价钱，保安团便衣队一拥上来六七个人，要抢刘司务长手里的钱，那八路军战士跟他们打起来，刘司务长在大伙的帮助下跑了出去，那战

士却叫他们五花大绑架走了。西庄这小伙子见他的一担豆角也叫便衣队抢去，就赶上去说理，便衣队把他也抓走了！唉——”老岱说到这，四下看了看，见周围的人都散去了，便压低声音对凤嫂说，“我看张丕胜这王八蛋没安好心，说是跟咱们八路军联合抗日，最近他们又变着方整治咱们的人……”

凤嫂点点头，她明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心里沉甸甸的。她举目远望，那被绑走的八路军战士和西庄的小伙子，已经在街西头消失了，可是她还站在那儿出神。

老岱打量了凤嫂一眼，见她穿的干干净净，手里还挽着个小篮子，便问：“你这是……”

凤嫂见问，从迷茫中醒过来，赶紧低声答道：“我给他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老岱听了这话，明白凤嫂所说的“他”是指大牛他爹张育松。这张育松两年前和老岱的儿子李敬山一起参加了八路军，最近又被上级秘密派过来作地下工作，还直接领导他和凤嫂负责的那个地下交通站。

老岱小声提醒她道：“噢，你上他那去可得注意点，时局不好啊！好，你快走吧，把刚才集上这件事也告诉他。”

凤嫂答应一声，离开老岱的瓜摊，一直朝集西头走去。当她走到“杏花村”饭店门口时，突然从里边踉踉跄跄闯出一个醉汉来，险些撞在凤嫂的身上，她急忙往旁一躲。随后从饭馆里又溜出一个人，赶上前扶住了那醉汉，口里说道：“表弟，你喝醉了，慢慢走。”

那醉汉一甩大分头，睁着两只血红的眼，含混不清地说：

“表哥，我没有醉，我……没有……”话没说完，“哇”的一声吐了。

凤嫂在一旁看了，觉得这醉汉很面熟，她猛然想起，那是前几天育松在方庄住时，她去看他，刚走到那人家门口附近，见这人从里边出来，后来她从育松的口里知道这人叫郭三良，原也是自己人，近来他却跟张丕胜的便衣队上的人有了来往。当时育松还提醒她，以后对这人要小心，幸亏这姓郭的当时并没有注意她。育松从那天开始把隐蔽地点换到西庄，也是为了避开这个人……想到这，凤嫂趁他还没注意自己，赶紧拐进一条小胡同，又回头看了看，这才穿过胡同，上了后大街，往西庄走去。凤嫂要去的地方是西庄一位地下党员孙兴的家。

孙兴的家住在西庄村东北角上，房后临着清阳河堤，河堤上长满了芦苇和杂树，房的右边是一座小山岗，地方非常僻静。孙兴是党的地下联络员，有个姐姐出嫁了，家里只剩一位老母亲。

凤嫂来到门前，见孙兴的老妈妈戴着老花眼镜，坐在柳树下缝补一件破衣裳。老人见凤嫂走来，先从眼镜边上一瞅，打量了一番，见这媳妇头发挽起，别着发卡子，上身穿一件蓝印花布褂，下身穿一条紫细布裤，右胳膊弯里挽了个小篮子，上边盖了条白毛巾，象个走亲戚的样子。老人端详了一会，终于认出来了，她忙撂下手里的针线活计，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布屑线头，满脸堆笑地说：“他嫂子，是你呀！我还当是哪来的这么个俊媳妇哩！”

这几句话说的凤嫂怪不好意思的，她笑道：“大娘，你真能

逗人！”

孙大娘再没有多说，向街上左右看了看，见没有什么生人，这才一手端起地下的针线筐箩来，一手拉住凤嫂走进院里，返身回来又把街门关上了。

凤嫂见街门关好，这才低声问道：“大娘，育松在这儿吗？”

“在呀，在呀！咱娘俩先在这阴凉地坐坐吧，育松在屋里跟大路说话哩！”说着从门旁拿过一只小板凳递给凤嫂，自己也拿过一个蒲团坐下了。

凤嫂听了这话，知道此刻不是进去见育松的时候，便接过孙大娘递来的小板凳坐了下来。两个人便拉起家常来。

屋里，张育松和田大路正在亲切地交谈。

张育松三十五六岁，中等身个，农民打扮，嘴里含着一支旱烟袋，低头坐在炕沿上，一边吧嗒吧嗒抽烟，一边听田大路讲话。

田大路二十四五岁，高大结实的身子，黑里透红的脸膛，浓眉大眼，眉宇间流露出一派英气。半年前，他从部队上被派过来，担任八路军驻杏村办事处主任。平常他穿军服，今天却换了一身便装，白上衣，蓝裤子，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坐在板凳上，正在对张育松讲着：

“……根据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目前，日寇的侵华战争遇到了很大困难，国内兵力财力深感不足，因此，鬼子在正面对战场上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已基本停止，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但日寇仍坚持其灭亡中国的政策，对我敌后根据地加紧‘扫荡’和经济侵略，对国民党反动派则采取了政治诱降，

妄图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赵保原、张丕胜这些家伙又蠢蠢欲动了。他们嘴上说跟我们联合抗日，背地里却又跟鬼子明来暗往，信使不断。最近侦察连的马威同志，领着人在公路上截获了一辆小汽车，里边坐了一个鬼子两个汉奸，经审问，才知道这鬼子是派到赵保原那儿做军事顾问的。这事在我们的报上已经揭露出来了。”

育松把烟锅朝炕沿上磕了磕接上说：“最近张丕胜在这一带也在偷偷杀我们的人，我来这里才半个月，就听到了几件事，大庄头有个小学教师、青仙固有个老百姓被张丕胜的便衣队捏造了个通匪的罪名，抓去偷偷杀了。他们还冒充八路军，抓咱们的人。”

大路神态严肃地说：“所以，从这些动态来看，赵保原、张丕胜可能重新投靠鬼子，他们要做投降派，必然先反共。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分析，这些反共顽固派可能进攻我们的青峦山根据地。青峦山战略地位很重要，它在中间联系着我东西两个根据地，鬼子、汉奸、顽固派早就想着它了。”

育松点点头说：“我来时县委也讲到这一点。”

“当前这场斗争是尖锐的，也是复杂的。”大路目光炯炯地看着张育松继续说，“我们要提防赵保原、张丕胜暗中搞我们。上级最近指示我们要精减人员，转移文件，并且随时揭露他们的反共投敌阴谋。我们办事处原来是七个人，前天撤回部队五个，现在只有我和一个通讯员在坚持工作。上级通知我们要加强跟地方党的联系，要和你们互通情报，并肩战斗。”

育松关切地问：“你们有自卫武器吗？”

“按照协议，我们是不带武器的，我们驻在他们的防地，他们要负责我们的安全。”

“必要的时候，咱们办事处先撤离不行吗？”

“不，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是决不退步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跟顽固派斗争的时候，我们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如果我们首先撤了办事处，顽固派就会攻击我们闹分裂、对联合抗日没有诚意，他们就会把破坏协议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在政治上我们占了理，还可以随时揭露他们的反共投降阴谋。总之，在他们公开投敌之前，我们还要争取他们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之内，延长这个时间，对我们的抗日事业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斗争策略是：既要和他们讲团结，又要跟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育松提醒他说：“赵保原、张丕胜都是些反复无常、又狠毒又残暴的家伙，你们站在明处跟他们斗，总得小心提防他们才是。”

“这点我们有思想准备。”大路说到这儿，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育松的手说，“育松哥，咱们是老战友了，你现在又来这儿担任区委书记，咱们俩在一块阵地上。现在，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共产党人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不论在我们面前有多少艰难险阻，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

大路的钢铁誓言，说出了两位亲密战友的共同信念。育松目光烁烁有神地望着大路那铜铸般的脸说：“让火热的斗争来考验我们吧！”

“谁在院里和大娘讲话？”大路耳尖，站在那儿从窗玻璃上往外看，然后对育松笑着说，“是凤嫂子来了，我去叫她进来！”

育松仿佛没有听见，坐在那儿还在想着什么。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抗战初期，大路被党派回来，在东柳村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那时育松就在大路的帮助下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后来汉奸部队打过来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田大路奉命领着许多青年进了青峦山后乔。育松也离妻别子跟着走了。他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是作交通员，半月前，才被党秘密派回来担任这里的区委书记。他比大路年长了十来岁，为人老成，言语不多，喜欢闷着头想事情。

大路走出去，不一会，引凤嫂走了进来。

“正好你们俩都在这里，我先把在集上看见的事跟你们说说。”凤嫂就把在集上遇到的保安团便衣队抓走八路军的事，详细对两人讲了一遍。

田大路听完了，冷静地思索了一会，压抑着心头的愤怒，果断地说：“这件事不能小看了，它是一种信号。我们要跟张丕胜去交涉，抓我们的人，一定要放回来！”

凤嫂说：“大路兄弟，这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不是跟咱们联合抗日吗？为什么还抓咱的人？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大路一针见血地指出，“嫂子，他们这是要投降，反共是他们准备投降鬼子重新当汉奸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共产党发起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顽固派不反对我们，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反对我们也就不能投降。育松同志，我看这样吧，我们去交涉，你们写一些传单，把赵保

原、张丕胜最近勾结鬼子反共卖国的罪行全都揭露出来，让广大老百姓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对于他们的反共投降政策，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

“好，就这么办！”育松从炕沿上站起来坚定地说。

“那我先走了！”大路说着放下芭蕉扇，快步走了出去。

育松走过去坐在机凳上，拿出烟袋来抽烟，凤嫂也在炕沿上坐下来，她看了丈夫一眼，见他又在闷着头想事情，便问了一句：“赵保原、张丕胜真的又要反共投敌吗？”

育松抬起头来说：“可不，你不是在集上亲眼见过了吗？”

“唉呀，要是他们真的投了鬼子，咱老百姓又得遭殃了！”凤嫂无限忧虑地说。

“大牛妈，咱们得有迎接更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些乌龟王八蛋真要做抗战道路上的绊脚石，咱们就把它踢开。咱们还得有必胜的信心，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们一定能打走鬼子，取得抗战胜利！将来咱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育松兴奋地站起来，走到妻子旁边的炕沿边坐下来，叮嘱她说，“眼前局势很紧，你和老岱叔负责的那个交通站可要注意呀，我们东海和西海这两个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这东西几百里的地下交通线！”

凤嫂望着丈夫的脸，点了点头。

“咱们这一带有鬼子、伪军、顽固派好几个据点，你们的处境也很艰难，工作稍有疏忽大意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说到这儿，育松又勉励妻子说，“不过我知道你和老岱叔都很谨慎，把心都交给了革命，因此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工作做

好。大牛妈，你不是要求入党吗？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你尽管放心吧，我决不会辜负党的希望。”凤嫂想起在集上看见郭三良和一个人喝醉酒的事，便跟育松讲了讲。

育松很重视这个情况，他告诫妻子说：“大牛妈，今后咱们还要警惕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投降派！你说的这个郭三良，我们发现他与张丕胜的便衣密探邢九来往非常密切。最近我们了解到，他和邢九是亲戚，近来两人常在一起喝酒，邢九还给他钱花。我已经找他谈过几次话，对他提出过警告，看来没有用，他跟邢九照样好的象一个人，因此，我们准备看看以后的发展再对他作组织处理。”

凤嫂听了丈夫的话，也觉出这事情是严重的，她又嘱咐了育松几句，然后从小篮子里拿出一个衣服包来，交给丈夫说：“这里边是你的几件换洗的衣服。”

育松接过布包，看了看妻子，这几年苦难生活的煎熬，她额上的皱纹似乎又多了几道。他感激地望着妻子说：“我这几年在外边闹革命，把个穷家扔给了你，吃没有吃，穿没有穿，孩子又小，对你也不能帮什么忙，还得你操心照顾他们。真叫你受苦了，我知道你的难处……”

这时，孙大娘家养的小花猫从地上跳到炕上来，“咪咪”叫了几声，就依偎在凤嫂身边。凤嫂伸手将它抱在怀里。亲人的抚慰，那些暖人心的话语，使她禁不住两眼含着泪花。半晌，她抬起头来深情地看了丈夫一眼，说：“育松，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在外边做的是大事情；为了咱们的孩子不再给人当牛做马，为了天下受苦人翻身解放，我什么都能舍得出来，受点